

丹麦小学教育发展特点、现状及挑战分析

梅 妙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本文采用比较教育分析方法, 系统梳理丹麦小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核心特征与运行现状, 并探讨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丹麦小学教育以其对儿童自主性的尊重、社会情感发展的重视以及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受到国际关注。研究发现, 丹麦模式的独特性根植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 在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框架下, 学校享有高度办学自主权; 教师培养体系强调专业判断力与持续发展; 课程设计注重跨学科整合与体验式学习。然而, 该模式亦面临数字化鸿沟、移民学生融合、标准化评估与个性化教学的张力等现实挑战。基于中丹两国在教育行政管理、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上的结构性差异, 本文提出, 借鉴丹麦经验应聚焦于具体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尝试, 而非体系层面的移植, 并需在试点中关注制度适配性与文化兼容性问题。

关键词

丹麦小学教育, 比较教育, 课程与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 教育管理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Prima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Denmark

Miao Mei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y 11,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alysis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operational status of Danish primary education, and to examine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t faces. Danish primary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interna-

tional attention for its respect for children's autonomy, emphasis on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quitabl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he Danish model is rooted i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within a governance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schools enjoy a high degree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emphasizes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iculum design prioritiz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However, the model also confront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students, and tensions between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and personalized instruction. Given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rawing on the Danish experience should focus on localized experimentation with specific pedagogical methods rather than systemic transplantation, with du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in pilot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Danish Primary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对基础教育模式的探索日趋多元。丹麦作为北欧福利国家的代表，其小学教育体系因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而受到比较教育研究者的持续关注。该体系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学习过程的体验性以及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这些特征与以标准化测评和学业竞争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形成鲜明对照[1]。

本研究采用比较教育分析的方法，聚焦以下问题：丹麦小学教育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哪些核心特征？其课程设置、资源配置和教师发展体系如何支撑其教育目标的实现？当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对中国的教育实践可能提供何种参照？

2. 丹麦小学教育体系的历史演进

2.1. 国家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19 世纪)

丹麦现代小学教育的制度基础可追溯至 19 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和国家行政能力增强，普及教育的需求日益凸显。1849 年，丹麦颁布《教育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儿童须接受基本的识字与算术教育，这标志着国家主导型教育体系的正式开端。该时期的学校教育意义在于确立了国家对教育事务的管辖权。

2.2. 义务教育普及化(20 世纪初至中叶)

进入 20 世纪后，丹麦教育经历了两项重要转变：一是义务教育年限的逐步延长，1903 年《教育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二是教育管理权从教会向世俗政府转移，地方市镇开始承担兴办学校的直接责任。这一时期，丹麦初步形成了中央制定总体框架、地方负责具体实施的管理格局，为后续的制度演进奠定了基础。

2.3. 现代小学教育的确立与改革(20 世纪中叶至今)

1975 年颁布的《基础教育法》是丹麦现代小学教育体系的里程碑。该法确立了九年制(后调整为十年)的综合性公立学校体系,覆盖 6 至 16 岁儿童,强调教育的免费性、统一性以及世俗性。此后,该法律经历了多次修订,其中 2009 年的改革涉及课程结构调整、学习目标细化等内容。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推动下,丹麦小学教育在坚守其核心价值的同时,也在数字素养培养、多元文化融合等方面作出回应。

从历史演进看,丹麦小学教育经历了国家主导、从选择性教育到普及性教育、从统一要求到框架内自治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与其传统、福利国家建设以及地方自治文化具有内在关联。

3. 丹麦小学教育的核心特征与运行现状

3.1. 课程框架：统一标准与地方自治的结合

丹麦小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国家统一框架与地方自主实施之间形成特定平衡。

国家课程标准由丹麦教育部制定,规定各学科的教学目标、核心内容和最低课时要求,以保障全国范围内的基本质量底线[2]。同时,市镇和学校在国家框架内享有较大自主权,可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选择教学材料,乃至开发校本课程。这种“国家定标准、地方定路径”的模式旨在兼顾统一性与灵活性[3]。

在学科结构方面,除丹麦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外,外语(通常为英语)学习受到重视,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同样获得规定课时。此外,“社会学习”作为必修内容,旨在引导学生理解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发展人际沟通与合作的初步能力。

跨学科项目周是丹麦小学课程安排中的特色环节。每学年设置若干次主题式综合学习活动,围绕“水”“城市”“环境变化”等主题整合多学科知识与方法,以探究式学习激发学生的综合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4]。

3.2. 教学实践：过程导向与学生自主性

丹麦小学的教学实践呈现出若干区别于标准化教学模式的鲜明特征。

其一,对儿童自主性的高度尊重。丹麦课堂中的师生关系趋向平等化,教师鼓励学生提问、表达观点,并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安排学习节奏与方式。这一做法基于对儿童作为积极学习者的基本信任[5]。

其二,合作学习被广泛采用。小组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常见组织形式,学生在协作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与沟通能力。

其三,学习评价侧重过程而非结果。尤其在低年级阶段,标准化考试的使用较为有限。教师更多依赖观察、作品集、口头报告及学生自评互评等方式,关注学生的参与程度、思维发展和情感变化。这种评价文化有助于降低学业焦虑,但也可能带来对学业成就监测不足的问题。

其四,体验式学习与实践环节受到强调,学校组织博物馆参访、社区访谈、自然考察等课外活动,试图在真实情境中促进知识的迁移与应用[6]。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教学特色并非独立的技术性策略,而是与丹麦社会对“教育目的”的特定理解紧密关联——教育不仅服务于知识习得,更被视为培养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的完整人格的过程。

3.3. 资源分配：财政保障与地方执行

丹麦小学教育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财政与管理模式。市镇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实施主体,负

责学校运营、教师聘用及设施维护。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拨款公式纳入学生人数、特殊教育需求、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等变量，以实现不同程度的资源倾斜。

为缩小学校间资源差距，丹麦还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特殊教育需求学生、语言支持需求学生以及弱势社区学校。教师资源的配置也遵循一定的均衡化原则，教师薪资水平与职业发展通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均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争议。研究表明，不同市镇因财政能力差异，在设施更新、课外活动投入等方面可能形成事实上的差距。城乡之间、不同社区背景学校之间的隐性资源差异，仍是丹麦教育行政需要持续应对的问题。

3.4. 教师发展：专业信任与持续学习

丹麦小学教师的培养与专业发展体系呈现出以下特征：

入职门槛方面，教师须完成四年制高等教育(师范学院或大学教育学院)，获得教师教育学位，培养内容涵盖学科教学法、儿童发展心理学、教育理论及社会情感教育等模块。这种综合培养模式使教师具备跨学科教学的基本能力[7]。

专业自主权方面，丹麦教师在教学材料选择、方法设计、课堂管理及评价方式上享有较高自由度。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专业判断普遍持信任态度，这为教师因材施教提供了制度空间。

持续专业发展方面，教师有权参加各类在职培训，内容涉及新技术应用、新教学方法、特殊教育支持等。相关活动由学校、市镇、教师工会及高等教育机构共同组织。学校内部也鼓励教师组成学科组或年级组，进行集体备课、课堂观摩与教学反思[8]。

教师工会作为重要的专业组织，在教师权益维护与专业发展支持方面发挥作用[9]。总体而言，这一体系通过信任、自主与合作三大支柱，试图维持教师队伍的专业活力。

4. 发展趋势与现实挑战

丹麦小学教育在保持其独特路径的同时，也面临若干结构性挑战。

4.1. 数字化教育的推进与隐忧

丹麦正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包括扩充学校数字设备、开发在线学习资源、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等[10]。其目标在于利用技术提升教学效率、促进个性化学习[11]。然而，数字鸿沟在不同社区和家庭之间可能加剧教育不均衡。同时，如何在技术应用与师生互动之间保持合理平衡，也是教育管理者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4.2. 多元文化融合的压力

随着移民家庭和少数族裔儿童比例的上升，丹麦小学面临语言支持、文化适应及家校沟通等多重挑战。教育体系正在调整语言支持策略与课程内容，以增强包容性。但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共同的教育环境中获得归属感与学业成功，仍是长期课题。

4.3. 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张力

尽管丹麦教育体系不依赖高利害性标准化考试，但 PISA 等国际评估结果仍对国内教育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在保持学习灵活性的同时，如何确保学生达到基本学业标准，满足社会对教育成效的期待，是丹麦教育行政面临的政策难题。过度强化标准化测评可能弱化其原有的过程导向评价文化。

4.4. 学业成果的国际竞争力反思

在某些国际比较中，丹麦学生在数学、科学等领域的表现并非处于前列。这引发了关于教育体系是否需要在坚持全面发展理念的同时，加强基础学科教学的系统性与深度的讨论。

4.5.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融入

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主题纳入课程和校园实践，是丹麦小学教育近年来的新兴方向。学校围绕气候变化、资源保护等主题开展教学项目，反映了全球教育议程的演变趋势。

总体而言，丹麦小学教育体系面对上述挑战时表现出渐进式调整的韧性特征，强调在维护核心价值前提下的局部优化。各方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及家长——之间的持续对话，是其应对变革的重要机制。

5. 比较分析与启示：语境化理解与本土化边界

丹麦小学教育模式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常被引为范例，但在借鉴其经验时，有必要首先识别中丹两国教育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避免去语境化的“经验移植”。

5.1. 宏观背景的结构差异

中丹两国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上存在根本不同。丹麦实行高度地方分权，市镇拥有实质性办学自主权；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则呈现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特征，在课程标准、教材审查、考试评价等方面具有更强的统一性。

在文化传统层面，丹麦社会强调个体表达、平等对话与自主选择，其课堂互动方式与评价文化是其社会价值观的自然延伸。而中国教育深植于重视勤奋、纪律与集体成就的文化土壤之中，学习动机、师生关系与家庭期待均在不同逻辑下运行。因此，丹麦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具体做法，不能简单地作为技术性策略移植。

在教育目标的社会功能层面，丹麦小学教育的定位更倾向于培养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的自主个体，而非以选拔和竞争为主要导向。这一差异意味着同样的课程设置或教学方式，在不同目标框架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5.2. 可借鉴的具体方向与试点建议

在上述边界意识下，丹麦经验仍可在以下具体层面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参照：

第一，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本土化尝试。丹麦的“项目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分科教学可能导致的知识割裂问题。在中国现有课程框架下，可选取若干学校，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或校本课程时间中，围绕环境、社区、科技等主题设计跨学科探究项目。在实施中需关注项目主题与国家标准课程内容的衔接，以及教师跨学科协作能力的培养。

第二，过程性评价方法的局部探索。丹麦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为中国教育评价改革中“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的方向提供了参考案例。可考虑在部分学校的小学中低年级，试点减少纸笔测试频次，引入学习档案、课堂观察、学生自评等工具，并同步建立教师评价素养培训机制。在此过程中需注意与现行升学评价制度的衔接，避免形成评价体系的内在不一致性。

第三，教师合作文化的渐进培育。丹麦教师的集体备课与课堂观摩机制具有一定的可迁移性。在中国学校已有的教研组制度基础上，可进一步优化教研活动的深度与真实性，减少形式化展示，增加常态课堂的互访与反思。这一调整更依赖于学校管理文化的转变，而非制度本身的简单复制。

6.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教育分析方法,梳理了丹麦小学教育的发展脉络与运行特征。研究表明,丹麦小学教育以其对儿童自主性的尊重、过程导向的教学实践、均衡化的资源配置以及专业信任型的教师发展体系,形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教育路径。这一模式的独特性深植于丹麦的地方分权传统、平等主义文化以及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教育功能的界定。

同时,该体系并非没有争议。数字化鸿沟、多元文化融合、标准化评估与个性化教学的张力、国际竞争压力等问题,构成其持续演进的现实动力。在中丹两国宏观制度与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丹麦教育经验的借鉴应聚焦于具体教学方法与工具的局部试点,而非体系层面的整体参照。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过程性评价工具以及教师合作文化的培育,是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值得探索的方向,但其实施需要充分考量制度适配性与文化兼容性,并建立科学的试点评估机制。

参考文献

- [1] 窦桂梅. 北欧教育印象: 为每个受教育者的一生发展奠基[J]. 中小学管理, 2018(7): 52-54.
- [2] 庄国栋. 丹麦中小学教育简介[J]. 现代教学, 2016(21): 74-76.
- [3] 程凤春, 常红梅. 丹麦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及未来走向[J]. 外国教育研究, 2004(8): 1-4.
- [4] 丹麦: 面向终身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劳动教育课程改革[J]. 中小学德育, 2024(1): 80.
- [5] 李振玉, 程绍仁. 丹麦六岁幼儿教育的制度设计与实践[J]. 教师教育研究, 2012, 24(5): 92-96.
- [6] 赵伟, 张志欣. 丹麦青年教育和职业指导体系与借鉴[J]. 职教论坛, 2014(26): 27-30+34.
- [7] 刘家琰, 仲平. 丹麦教育体系及其创新人才培养特点[J]. 创新人才教育, 2019(3): 90-94.
- [8] 丹麦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现状及其启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17(2): 107-113.
- [9] 湛启标. 丹麦教师教育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取向[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03(2): 8-11.
- [10] 楚明珠. 丹麦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J]. 世界教育信息, 2013, 26(10): 79.
- [11] 乔娜丽, 胡志强. 丹麦中小学教学运用 ICT 的实践及特征研究[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6(16): 7-9.